



留学路的风味

□ 马力

来过北京留学路的人，记住了它的热闹。

这条路，好找，因为它不背静。转罢琉璃厂，逛完大栅栏，奔南一抬脚，到了。

路，几百米长，不算宽，大车开不进来。它有个旧名：牛血胡同。胡同北边，设过买卖活猪的集市。这一带，怕是以宰牛杀猪为业的人最为忙碌。说不准过了多久，屠牛贩猪之徒不见了，地名跟着生变：依谐音，“猪市口”易作“珠市口”；“牛血”音转为“留学”。一经雅化，皆不俗。

这里的“留学”，跟出国受教扯不上丁点关系。

胡同成了路。路旁瓦屋，门对门。铺户一家挨一家，卖油盐，卖蔬果，卖熟食，卖糕点，卖首饰，卖杂货，卖旧书，卖膏药，卖布头，卖蝓虫。开饭馆、茶室、酒屋、浴池、旅舍、裁缝铺、估衣行的，还有剃头的、相面的、算卦的、镶牙的、点痣的，也抢着挂幌子。不起眼的小门脸，凑在一块儿，列成了大阵势。一副生活担子压在肩上，个个都打起精神为衣食而忙。各管着各的门户，死不放松，营生虽微，倒也过得去。登门的主顾眼瞅着一天天多了，响在空空的市声高一阵，低一阵，招诱好奇的心。头回来的人，眼睛不够用了，好像进了“小大栅栏”。路上一走，消磨个把大半天，不稀奇。

这些全是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光景了。

天下事，变动不居。住时的人，好些已故世。现如今，有的字号湮失了，绝响于世间。究其始末，确定的时候不得知道，便是怀着恋旧之情，我也不能据自己的意思瞎猜，只得无言。幸而代有薪传，把有些场景留住了，一年又一年，压根儿没断。

巷弄同商市连为一片，定下的局面，住在这儿的人，平素也是见惯了的，竟弄得在家里待不住。出门遛弯儿，老街坊打个照面，停住步，扯些闲篇。正聊着，行客过来问路，不嫌烦，也不拿劲儿，急忙连说带比画，把人家往想去的方引，心肠热得不得了。棋瘾大的爷们，路边寻个角落，放张小桌，俯身对脸，杀一盘，任谁在近旁吵吵，都不分心了。上年岁的，腿脚不好，又不肯闷在屋里，搬个小马扎，院门前一坐，把过眼的种种当景儿看，快

适得意。看迷了，满脸皱纹也慢慢舒开，子女不喊吃饭，不挪窝儿。

长昼的空闲就这样消去了。

外来的人，走得身疲，也饿得没了劲儿。别怕，可吃的有的是。朝店堂里一瞥，水饺、面条、包子、烧饼，多了去啦！足可撑圆肚子。可他们喜欢光顾的，却是两家店号不算老的铺子：宫门口和庆祥斋。一个馒头蒸得喧，一个糕点制得精。牙咀嚼而舌辨味后，自知那些夸奖的话，没白听。

留学路跟香厂路碰了头，闪出一个丁字路口。把口儿的高台阶上，馒头铺的门面躲不过眼。老板是位山东小伙儿。山东人不光会摊煎饼，蒸馒头也有一套。

乍出屉的馒头，喷香。豆包、花卷、麻花、蒸糕、牛舌饼、糖三角、菜团子、杂粮馒头、黄米凉糕，都是顺着百姓口味添出的品类。三餐中的常物，自是实惠吃食。

咬开豆包，馅儿足，细而糯。用料实打实，手艺又讲究，嘴再刁，也点头无语。口碑载路，不愁卖不出去，制量逐日济增，足可与馒头同食并传。我也独沾此味，有时买回一些，不为搁上自家饭桌：提溜一袋，用来敬客，挺好的。

不少游客，当街就吃。有个小胖儿，饿坏了，狂买一大堆。豆包是刚蒸得的，他等不及弄两碟炒菜来配合，倚着阶前老树，趁热送口大嚼。吃得猛，一口气连吞四五个，食量颇豪。转眼便已塞饱，他撑得直揉肚皮。心神稳住了，气力登时回来。此君鼓腹而行，见着糖葫芦，又来一串！

市招上标着“宫门口”三字。我原先以为，只就这名字说起来，买卖理应在白塔寺那边——老西城的老人，有几个不晓得妙应寺白塔下的宫门口胡同群呢？以前兴许是的，到后来，老板把铺子迁过来了。起那儿，他家的生意就跟留学路傍在一块儿了。

庆祥斋，铺面不大。门前一过，那股甜香的点心味，好闻。很多人迈不动步了。有的没留神，走过了，赶忙拨转头。挤进去，人太稠，有点转不开身。没事儿，不碍的。谁叫绿豆饼、枣泥酥、果酱盒、虎皮卷、宫廷桃酥、肉松蛋糕、山楂锅盔、莲蓉月饼惹人馋呢。这么多好吃的，让人看花了眼，更尝不过来。再抠的主儿，也乐

得破钞。更有出手狠的，抖开袋子，挑了这个，又拣那个，不歇手地往里装。瞧那劲头，似要将架上扫空。这种人不像成心摆阔：大老远来的，不能亏了自个儿。弹斤估两，沉甸甸，心里说：这趟没白跑！

照这个样子，够卖吗？不用犯难，货品备得足。多少种？铺家说，六百挂零！花样这般的多，不问甜咸荤素，计值极干脆：一个价。这位还笑吟吟地迎着我的目光，多了几句嘴。我这才明白，敢情撑着店面的食品厂，在通州张家湾。糕点做好，入箱，装车，现往这儿拉，断不了货。张家湾，那可是北运河边的古镇呀！神思一偏，我像是朝那儿去了。

留学路之西，邱润初建起的东方饭店昂立百余年。一些鸿名赫赫的人物，因各种原因同这家饭店有了关联。散发他和李大钊起草的《北京市民宣言》，一炮冲天。北洋政府盯上这位《新青年》的主编，暗探闯门缉捕。待到经多方奋力援救而获释，陈独秀已在京师警察厅遭了三个月监禁。

有一段时日，钱玄同、黎锦熙、赵元任、林语堂等人，每月齐聚饭店，只为一件事：探索汉字注音法。诸君同坐茶饭而潜精研思。思过半矣，拟制出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》。汉语的表音形式，字母化了。

直奉联军攻向北京，跟冯玉祥任总司令的国民军相杀。鲁迅把家人、学生和友接到饭店，暂避战乱。《纪念刘和珍君》这篇悲悼、激愤和战斗的文字，也在二楼的客房中写成。

留下遗迹者，尚有叶圣陶、孙伏园、邵飘萍、包天笑、刘海粟、张大千……

对东方饭店多用笔墨，不是无端的——它距留学路实在忒近了。出门而东，向那路上去，脚下紧些，走不远就是。一看表，才几分钟。刚刚言及的诸位名人，或许在这条路转悠过。故都世象、旧京风情入了心，他们的文章里，画幅中，应该印上抹不去的影。

留学路挨着天桥，也可说根本没出“酒旗戏鼓天桥市”的地界。远去的时代，身手灵捷的江湖艺人，只惦着露

天“撂地”、空场“画纲”，自朝到暮，不识闲儿，哪管风里吃灰，雨中挨淋。巴望着日子不苦，受点劳碌，吃些磨难，倒也不在心上。

三代“八大怪”，早在京城播满了名声。加在他们身上的各个诨号，都有小小的来历，年光那么久了，我还能叨登个大概其。不过相关的一段段逸事，很没有几句，凑不成大篇的东西，以资谈噱倒是有余。

这些汉子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能在天桥混，不含糊。摔跤、顶砖、舞叉、爬竿、耍中幡、钻刀圈、吞宝剑、捋铁条、踢毽子、抖空竹、说相声、唱鼓曲、演双簧、变戏法、拉洋片、打快板、击盆呼调、拉弓举刀、以手掌开石、用鼻气吹管、练杠子功夫、学京味吆喝……样样拿得起。凭着傍身之技挣饭糊口，不在话下。

平地扳饼，多是力气活儿。日夜穷忙，当然要靠饭食养着四肢百骸。留学路，他们没少来——找吃喝。路都走熟了，几步的事儿。

各种声调、各色香味，撩着人的胃口。只要腰包不瘪，数之不尽的小吃，管够。豆汁、焦圈、凉粉、扒糕、饹饹、锅贴、油条、炒肝、杂碎、面茶、灌汤、爆肚、茶汤、驴打滚、艾窝窝、豌豆黄、糖耳朵、咯吱盒、排叉儿、水煎包、羊霜肠、炖吊子、老豆腐、炸丸子、白水羊头、卤煮火烧……在北京吃的历史中，各不相下。味道都不坏，用不着犯嘀咕。在这里，不见谁鸣钟列鼎，饱啖粱肉。家常饭菜，肆口而食，恰好！人生滋味也会从饭里吃出来。能臻此境，最高兴不过。

想当初，这条路上，弄文墨的、练把势的，混在一块儿，却也分着雅俗，大雅大俗！甭管怎样，只要到了这儿，照老舍先生的说法，“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”。

我在路侧停了半晌。瞧来的、听来的，无一不可爱，我有点不想走了。陈师曾人宣画社，绘成《北京风俗图》。我眼前晃过的过客，仿佛是从这图中跃出的，南去北来，各显做派，只是一张张发亮的脸上，浮着轻快的神色。笑影如霞，到底跟旧日不一样了。

陈师曾要能活到今天，画画留学路，多棒！

又记起一句话：“没有烟火，哪有人间？”好言语！

清风托纸鸢

□ 李琳

天光柔曼，铺展在无边的田野，漾起层层新绿的微澜。风从麦田深处起身，掠过垂柳新裁的丝绦，揉皱春水，催开春花。远处，几痕扫墓归来的人影，融入这浩荡春光里，寂静无言。

风忽然而在耳畔打了个旋儿。抬头看，一只纸鸢乘风而起，翅膀被风鼓满，越飞越高，渐渐攀至云端。那墨点悠悠荡荡，却始终被线牵引，一如游子与故土间不断的牵连。望着它，心中那点因归乡祭祖而起的怅惘竟也变得柔软。

山东潍坊是风筝的故乡，也是我的家乡。自童年离开，我便如这离土的风筝，飘摇在外。线轴握在祖辈的手中，望不见却也割不断。

驱车前往杨家埠的路并不长。穿过四柱三间的仿古牌坊，踏入风筝博物馆，迎面而来的是一片色彩的海洋。各式各样的风筝悬挂在空中、陈列在墙壁上，从盈尺的小巧玲珑，到需数人才能操控的巨龙长鸢，造型千姿百态，色彩斑斓夺目。有栩栩如生的飞鸟游鱼，有寓意吉祥的人物神仙，还有结构精巧的立体造型。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，却仿佛满怀飞翔的渴望，只待一缕清风，便能挣脱束缚，扶摇直上。

一旁的风筝作坊，则是一派忙碌景象。几位匠人正低头专注于手中的活计，没有喧哗，只有工具与材料摩擦发出的细微声响，间杂着几句乡音。一位老师傅正在扎骨架，用细线将长短不一的竹条捆扎、固定，几个动作便勾勒出风筝的雏形。往前走，有匠人将裁剪好的纸绢覆在骨架上，用特制的糊糊黏合，再用手指轻轻抚平褶皱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绘画区，画师手持画笔，蘸着鲜艳的颜色，在素白的风筝面上勾勒线条、填充色彩。他们笔触流畅，或工笔细描，或写意挥洒，将一个生动的形象赋予风筝，为它们注入灵魂。

小居鲁朗

□ 刘云燕

鲁朗，西藏林芝一个美丽如画的小镇，堪称“神仙居住的地方”。

那夜到达鲁朗时，一心只想品尝美味的石锅鸡。直奔石锅鸡而去，尽管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，餐厅里依然人声鼎沸，鸡汤飘香。很快，一锅石锅鸡就端了上来。据说这些石锅是用人力从墨脱背出来的，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，鸡肉又鲜又嫩。也许是饿了，感觉那鸡汤特别香，连喝了好几碗。鸡肉配上辣椒蘸料，也别具风味。

在黑黑的深夜，我们看不到周边风景，鲁朗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。入住家庭客栈，主人一家极随和，男主人憨厚稳重，女主人贤惠少言。她们的一双儿女说着流利的普通话，女孩子有点腼腆，说话前，脸都会先红一下。我们顺着木楼梯上到二楼，这是传统的藏族民居，室内装饰极有特色，雕花的梁柱，洁白的哈达，空气中充满了酥油味。

清晨，是鲁朗小镇最柔美的时光。从窗口望去，田野里，木制栅栏围着青青的牧场。这些栅栏看似粗陋，配在这个环境里却美丽如画，牛啊羊啊都被围在栅栏里静静地吃草。一座座小木屋点缀在草场上，位置恰到好处，充满梦幻般的色彩，仿佛现实

凝视着这些精美的造物，思绪不禁飘远。风筝，古称“纸鸢”。相传春秋战国时期，鲁班就曾“削竹木以为鸢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”。到了汉朝，纸张逐渐取代了木材。及至五代，有人在纸鸢上系竹哨，风过竹鸣，作声如筝，“风筝”之名由此而来。清人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写道：“春之风自下而上，纸鸢因之而起，故有‘清明放断鸢’之谚。”清明时节放风筝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，更寄托着人们除秽迎新、祈求顺遂的心愿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也是一位风筝行家，曾著有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，详述风筝的扎、糊、绘、放之法，为这项民间技艺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。

在作坊一角，我看到了一只半成品蝴蝶风筝，明黄的翅膀舒展着，线条流畅优美。那一抹熟悉的颜色，瞬间勾起了尘封的记忆。儿时，我的房间也挂着这样一只风筝，是父亲回乡探亲时带回的。它足有一人高，明黄的底色上流淌着粉蓝相间的纹样。因为线轴不知去向，它从未起飞。每到春天，窗外春风浩荡，我便觉得遗憾，只能想象它在云端飞翔的模样。

走出杨家埠，归燕的翅膀剪开了云霞，斜阳便顺着那剪口沉入了远山。路旁的空地上，有位白发老人正躬身送线，将纸鸢一寸寸托向天际。风筝在渐暗的天幕下频频顿首，奋力挣扎、盘旋、上升，终是挣脱地心，飞向天际。

蓦然想起童年那只无线的黄蝴蝶，原来线从未消失。当游子乘着命运的风远行，父母便将自己站成线轴。每当风翻行李囊，里面都藏着一根长长的线。

暮色四合，线轴停止了转动，风筝隐入守望的目光中。那老人依然定在那里，拉住绷紧的线。此刻，所有的漂泊都已落地生根，那些被风带往八方的游子都已找到归家的路。

开往春天的“杏花号”

□ 席项

粉海竞相汹涌，行走其间，满怀古朴与盎然。

吐鲁番托克逊的万亩杏花拉开春的大幕，带着“新疆第一春”的美誉芬芳了大地。黄昏的风不断吹动长空，荡起涟漪，仔细一看，是杏花染了晚霞，呼啸着，如风起云涌，灼灼了千里万亩。不似江南杏花总是开在雨巷，吐鲁番少雨干旱，正合了杏树喜光喜干的脾性，一扫朦胧寂寥，流光溢彩，花开热烈，果也纯甜。是的，新疆杏可是享誉世界的特产。无论鲜杏还是晒干的果脯、杏仁，过段时间就能连尝带买，甜蜜芬芳的味道可延至来年春日。

比托克逊花期稍晚些的，是南疆喀什的杏花。春天的喀什库尔干河畔，“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。岸上大大小小的村落星罗棋布，每一村都被杏树环绕装点，花开有声，于静寂中怡然。相比江南村落的秀美清润，喀什的杏花村带着自然的野性和历史的厚重——由远及近，从云巅雪白到碧水浩荡，再到杏花

似火，照亮沉郁的苍凉大漠，吟唱着雄浑的民族史诗，指引着来往过客踏上千年丝绸之路，一探多元而深邃的南疆风土。

犹记那年春天，我住在喀什的一个村庄。每个结束工作的黄昏，我沿着田埂，踏着斜阳，经过一沟沟杏树，或驻足拍照，或漫步空想，时而望远山，时而嗅花香，有种忘我的沉浸感和满足感。如今再次来到这个开满杏花的村庄，心中只有感恩和欣喜。多谢杏花曾带我走出迷惘，如今“人面杏花相映红”，共享这广袤与悠然。

再往北走，就是伊犁新源县吐尔根乡的杏花沟了。有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像是乘坐一趟名为“杏花号”的列车，一路开往春天。

吐尔根乡拥有规模庞大的原始野杏林，遍布那拉提草原与巩乃斯河北岸，自公元14世纪至今蓬勃不减。每年春天，这里的杏花都会抢占草木的风头。绿毯之上，难以计数的杏花紧紧依偎，织成红绒锦缎，风一吹，满眼只有杏花的光彩。人们印象里的杏花

多娇柔婉约，这里的杏花却如脱缰群马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跑，在连绵起伏的山脊上撒野，叫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赏花之后，再去逛逛伊宁六星街。《苹果香》很好听，阿力克桑德面包房的列巴也很美味，但我更偏爱手工杏子酱和甜杏果丹皮，每次都会带走几大罐儿大盒。杏子酱绵密香甜，有饴糖吃着滋味绝妙。甜杏果丹皮比普通果丹皮甜得纯粹，慢嚼细品，似乎还带着草原的清香。

接着走，阿勒泰气候寒冷，过了4月才入春，能有杏花可赏已属不易。不过若逢春雪，杏花就有了新意。有年4月末，接连两场大雪封了阿勒泰的春日，粉嘟嘟的杏花却不妥协，照常开着，只冰封在雪珠里，犹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红玉，极为夺目，很有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傲骨。

阿勒泰的杏花开了，这场跟着杏花寻找春日的旅程才算告一段落。杏花疏影里，春光源源不断，好风景徐徐到来。

